

知微篇
周八駿

發展經濟是港台居民共同呼聲

2018年11月24日，台灣地區舉行所謂「九合一」選舉，即同一天投票選舉台灣地區6個所謂「直轄市」的市長、市議員，以及縣市長、縣市議員，鄉鎮市長、鄉鎮市民代表，村里長，直轄市原住民區長、區民代表。

在11月24日的選舉中，66.11%的合資格台灣地區選民參與投票選舉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市的市長，68.87%的合資格選民參與投票選舉縣市長，66.31%的合資格選民參與投票選舉台北、新北、桃園、台中、台南和高雄市的議員，縣市議員的投票率則為68.9%。投票率同4年前的「九合一」選舉接近，但是，選舉結果大相逕庭。

2014年「九合一選舉」，當時處於執政地位的國民黨遭受極大挫敗。4年後，處於執政地位的民進黨遭遇極大挫敗——在22個縣市長中，國民黨獲15席，民進黨只獲6席，另有1席為無黨籍人士。在台北市長選舉中，無黨籍候選人柯文哲以3200餘票的微弱多數險勝中國國民黨籍候選人丁守中。丁守中於11月25日凌晨向法院提出「選舉無效訴訟」。尤其，在高雄市選舉中，國民黨籍候選人韓國瑜成功當選，結束民進黨在高雄長達20年的執政。

2018年11月25日，同台灣隔一道海峽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舉行第六屆（即現屆）立法會九龍西選區一個出缺議席的補選，代表建制派出戰的特區上屆政府食物及衛生局政策助理陳凱欣獲得106457票，超過代表反對派參選的工黨李卓人所得93047票，和另一位反對派候選人馮檢基所獲12509票之總和，陳凱欣當選。

港台兩場選舉接踵而至，是一個巧合。

香港立法會的這一次補選，是因為反對派議員劉小麗在2016年9月第六屆立法會選舉中當選後，在10月立法會第一次大會宣誓就職時違反《基本法》第104條而被香港法院依法判決喪失議員資格，補選日期由有關法律視乎有關事宜進展而確定。如果不是劉小麗中途放棄司法覆核，這一場補選完全可能在2019年某一天進行。然而，港台兩場選舉在日期上的巧合，產生了一個意外的效果——港台兩地政情觀察者很自然地把它們做比較，從而，更容易地發現一個值得重視的現象——港台居民都期盼兩地經濟得到發展。

台灣經濟苦無出路

誠然，港台在經濟上各有自己的主要問題。台灣經濟最大的問題，是民進黨推行錯誤政策，導致島內經濟苦無出路。

台灣經濟出路何在？是近20多年來台灣二千多萬居民共同的最大關切。從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開始，台灣經濟面臨由所謂「新興工業化經濟」（即介於發展中經濟和發達經濟的中間狀態）向發達經濟轉型，不僅必須提升製造業水平，而且，必須調整對外經貿戰略。正其時也，兩岸關係出現重大調整，台商千方百計繞過台灣當局的禁止或限制，大舉進入大陸。抓住大陸改革開放的歷史機遇，依託大陸舉世無雙的巨大市場，台灣經濟得以維持一定速度的增長。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台灣當局對於兩岸經貿聯繫或者採取眼睜睜閉眼的態度，或者予以一定支持。尤其，馬英九主政台灣階段，

2010年6月29日兩岸簽署《海峽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Cross-Straits 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 ECFA），把兩岸經貿關係由民間主導提升至官方推進。

2016年5月民進黨蔡英文上台，迅速推行所謂「新南向政策」，企圖以發展台灣與東南亞國家經貿聯繫來抑制兩岸經貿關係。但是，為推行這一政策而成立的「新南向政策辦公室」，2018年起被蔡英文當局撤銷，不啻宣告「新南向政策」失敗。

台灣經濟問題的癥結何在？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兩位新生代副研究員李宗榮、林宗弘，邀請島內26位社會學、經濟學者，耗時3年合寫《宋竟的奇蹟：轉型中的台灣經濟與社會》，於2017年11月發表。該書指出，台灣經濟之所以在短短20年內從「奇蹟」滑向「衰落」，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台灣當局在以政策促進經濟發展方面，「能力愈來愈弱，失敗的地方非常多」。

蔡英文主政台灣2年，台灣經濟研究院以「沒有蟹黃的大閘蟹」形容2017年台灣經濟，並且發問：2018年，台灣當局能否免現內需支票，讓島內全體居民盼到「有一點蟹黃的大閘蟹」？2018年11月24日「九合一」選舉結果折射，台灣居民對「有一點蟹黃的大閘蟹」已不存奢望！台灣媒體報道：今日台灣，青年人缺錢花，老年人不敢花錢。這乃是台灣經濟苦無出路之必然現象！

從上世紀80年代中開始，與台灣同屬「亞洲四小龍」的香港，也面臨由「新興工業化經濟」向發達經濟的轉型。同台灣比，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21年來，特區

歷屆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關於香港經濟的方向和目標是明確的，即：香港經濟必須向知識經濟轉型。

香港必須聚焦經濟

然而，主要由於「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即「反對派」的百般阻撓、干擾和破壞，至今，知識產業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離知識經濟有相當差距。根據特區政府統計處的報告，目前，在香港本地生產總值中，知識產業的貢獻值不足25%，距知識經濟所要求的50%的門檻，尚有一半以上的路要走。

回歸21年來，「拒中抗共」政治勢力在西方若干國家的操控和支持下，以爭取所謂「真普選」干擾和阻撓香港居民聚焦經濟轉型。由於香港受英國管治長達一個半世紀，一代又一代香港居民受西方意識形態薰陶，所以，在2015年6月反對派立法會議員悍然否決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前，長達18年裏，相當多香港居民以為香港特別行政區應該也能夠按反對派主張的所謂「真普選」來移植西方政治制度。

然而，嚴峻的事實喚醒越來越多香港居民。一部分香港居民同意「有一人一票選特首」好過制憲原地踏步，因此，他們對於反對派議員否決政府議案扼殺2017年「一人一票」選行政長官機會甚為不滿。一部分香港居民反對激進反對派發動非法「佔領中環」行動，更反對「佔中」行動催生「港獨」團體企圖把香港引入死路。還有一些香港居民對於傳統「泛民主派」不僅不同「港獨」劃清

界線、相反被「港獨」牽着鼻子走十分失望。這一切相疊加，先是導致在今年3月11日現屆立法會九龍西選區另一個出缺議席補選中，民建聯鄭泳舜擊敗企圖捲土重來的反對派代表姚松炎，繼而造成剛結束的陳凱欣同時擊敗兩名反對派候選人李卓人、馮檢基。

對於建制派來說，相隔8個多月在同一選區先後兩場補選中取得同樣的勝利，證明建制派的政治理念得到了大多數香港居民的認同。

有人會詰問：香港有5個選區，其中一個選區的大多數居民的政治傾向怎麼能夠代表全香港大多數居民？

君須知：陳凱欣和李卓人都是「空降」九龍西決戰、而長期深耕九龍西的馮檢基僅獲逾萬票，足見這一場選戰已超越九龍西，而成爲全香港民心所向的一個縮影。

遙望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暴露台灣居民對本島經濟前途感到渺茫，但是，選舉結果仍然沒有、也不可能促使台灣當局提供關於台灣經濟出路何在的可行答案。其實，只要從島內相關業界歡迎大陸遊客訪台多益善可以「窺斑見豹」，那就是台灣經濟的前途在於積極推進與大陸經濟全面聯繫和合作，融入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事業。

相比較，香港經濟的前途已然明確。特區政府應當充分發揮建制派穩定掌握現屆立法會功能界別議席和地區直選議席的多數的有利條件，帶領七百四十萬香港居民，盡快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尤其，積極投身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加快實現香港向知識經濟轉型。

資深評論員、博士

建設力量下一步該做什麼？

觀乎二〇一八年以前、回歸之後每次立法會地區直選補選，均由反對派候選人取勝，縱然多麼不情不願，也不得不

承認，這種取勝姿態往往猶如探囊取物般輕鬆。然而，今年三月舉行的補選，反對派在九龍西補選中被建制派候選人擊敗，是歷史首次地區直選補選落敗，「不敗之身」終被打破。近日建制陣營令人驚喜地再下一城，且陳凱欣票數更拋離反對派代表李卓人，在顯示今年三月的勝利非出於偶然。

值得注意的是，假如上次姚松炎之敗帶來的信息還不夠明確的話，那麼今次打正旗號為劉小麗出戰的李卓人之慘敗，其實已帶來一個相當明確的信息：「市民向『港獨』說不！」事實上，打從游梁宣誓事件開始，市民已逐步認清那些「港獨派」、「自決派」政客的真面目。今次九龍西補選的結果，已在證明了此一點。選民以雪亮的眼睛、清晰不過的行動，把劉小麗和跟她如影隨形的「變相港獨」拒諸立法會門外！

作為「自決派」劉小麗的「Plan B」，縱橫政壇數十年的李卓人，或許也沒有想過自己面對初入政壇的陳凱欣，竟然會輸得這麼難看。對於李卓人的詳細敗因，同版大雅君子多已詳細述及，於此不贅，本文想談談的，乃是補選過後，整個建制陣營，特別是議事室內的建制派議員下一步該有怎樣的行動。

第一，是為政府推動廿三條立法注入強心針。今次李卓人參選，源於「自決派」劉小麗報名參選後被DQ，且在整個競選過程中，劉小麗也不自量力地為李卓人「拉票」

，甚至以「小學雞」方式狙擊陳凱欣團隊去為李卓人「助選」，最終李卓人得票率遠不如反對派預期，也較半年前的姚松炎少了一大截，某程度上正正是對劉小麗和其「自決

有話要說

博梁

」理念嚴正說不的一種民意反應，證明了支持「港獨」的始終只是一小撮人。今次結果，正正為國家安全——廿三條立法提供了土壤和時機。雖然廿三條立法由政府作主導，但既然民意是如此清晰，建制陣營應當仁不讓，主動承擔責任，在適當時刻提出有關推動廿三條立法的議案，為政府日後正式就廿三條立法加強民意認受性、注入強心針。

第二，是進一步修改議事規則設立懲罰機制。在今次補選前，建制派和反對派在地區直選組別的比例為十七席比十六席。正因如此，反對派在選前也大喊「誓要重奪分組點票否決權」的口號，不過，最終選民的選擇，卻如同給反對派倒了一大盤冷水，今次的補選結果，進一步擴大了建制陣營的優勢至十八席比十六席。其中一個關鍵原因，相信是市民都厭倦了反對派議員持續爭取被趕出場變相提早收工的把戲。因此，建制陣營應乘着這股勢頭想市民所想，盡快修改議事規則中未盡完善的地方，例如是就處理議員行為失當引入新處分，包括被逐議員在下次或若干次會議「停賽」，以及扣減涉事議員的薪酬或處以罰款，防止搞事者拖慢議會效率。

「為官避事平生恥」的道理，放在議員身上也同樣管用。既然今年三月及本月的兩次補選結果，已明明白白附上了市民的期望，那麼，整個建制陣營都有責任，讓香港、讓議會撥亂反正。必須指出的是，若然不着手就國家安全立法、不就行為失當議員懲罰機制，繼續任由「港獨」分子、任由尸位素餐的議員繼續作惡的話，那又談何民生呢？

文末謹寄語建制議員們一句：該行動時莫遲疑！

宏觀微觀
曾淵滄

人才嚴重缺乏 港須急起直追

瑞士洛桑管理學院公布「世界人才報告」，香港全球排名下跌6位至全球第18名，被排在13名的新加坡超前，不再是亞洲榜首。

香港與新加坡一樣，是彈丸之地，沒有天然資源，經濟、社會、文化發展依賴的就是人才，香港背靠內地腹地，理應能吸引衆多來自內地的人才，香港特區政府每年投入教育的資金也很多，為什麼在人才的競爭力上會輸給新加坡？也因為人才競爭的劣勢，導致香港人均收入也被新加坡拋離。

校園政治化阻人才培訓

內地改革開放之初，有非常大量的新加坡人來香港發展、尋求機會，今日，這些人已經直接進入內地工作、經商，不再留在香港，換言之，連內地的吸引力也比香港強。

我認為，政治紛爭，凡事政治化是香港人才優勢慚失的最主要原因；政治紛爭，凡事政治化的影響面是巨大的。

我們先從教育談起，教育是人才培養的開始，通過投資教育培養人才是千古不易的道理，香港特區政府在教育上的投入不小，但是，人才的培養效果卻不理想，今日新加坡人人掌握兩種語文，如果是華人，更是兩文三語；兩文是英文與華文；三語是英語、普通話及自己的家鄉話，即閩南話、廣東話、潮州話……但是，在香港，一談起學普通話就成了非常敏感的話題，誰提起誰就遭到抹黑、攻擊，指提倡普通話的人是想滅絕廣東話。結果是，香港只有精英分子才懂英文，懂普通話的人很少。

新加坡沒有這種政治上的紛爭，於是人人都能掌握英文、英語，而一般華人也有不錯的普通話水平，可以直接到中國工作、經商。可見，香港就是為了政治鬥爭而使到人才培養也出了問題，政治紛爭也使到一些家長不相信香港的教育制度，把子女送到海外念書，這些人學成後，一部分不回來了。政治紛爭也使到一些學生不在求學時期好好學習，而捲入各種各樣的「鬥爭」，被政客利

用，一心以為自己在幹一些轟轟烈烈的大事，而忘了學生在求學階段最重要的事就是追求知識。政客們在學校裏煽動學生搞政治實驗上就是在消滅人才，使到這群年輕學生將來除了搞政治之外，什麼也不懂。

香港樓價貴是人才敬而遠之的另一理由，住的成本太高了，但是，多年來特區政府努力尋求土地建房屋的行動卻面對各種各樣的政治壓力而不成功，缺乏土地，樓價自然易升難降。

內地一些城市樓價也高，但是地方政府

為了爭取人才竟然直接發津貼給合資格的人才，讓他們可以安心居留，也許，這個方法也值得香港特區政府考慮。

政治鬥爭的「惡性循環」

香港的政治鬥爭已經成為國際大新聞，這些大新聞負面的多，什麼香港已經失去「一國兩制」的制度，什麼香港已經失去言論自由，還有，十萬人的「佔領中環」、立法

會內的政治表演、爭吵、肢體碰撞，無日不休的政治鬥爭使到原本打算來香港發展的人才止步了，他們希望生活在一個較平和的環境中，而不是天天看到政治鬥爭的地方。

香港政治鬥爭導致人才短缺，人才短缺導致經濟發展放緩，人均收入也被新加坡拋離，而收入待遇始終是吸引人才的重要條件之一，也因此，收入缺乏吸引力使到人才不願前來，人才不願前來又使到經濟發展受阻，經濟不前收入待遇也不理想，這之間就形成一個惡性循環。

今日香港，不但面對新加坡的競爭，也面對內地多個大城市的競爭，對多數人而言，安定繁榮是自己選擇居住地的重要因素，香港社會算是安定繁榮，但是，政治紛爭會使人感到累倦，待人處世也容易誤踩政治地雷，得非常小心處理，過度小心變成累倦。

如果人才來自內地，在香港面對的政治壓力更大，香港的政治紛爭使到不少香港人有很大的排擠內地人才的傾向，把內地來的人才當成搶奪自己飯碗的敵人，把內地人才

來港當成中央政府想通過這些人更全面控制香港的行動。因此，不少內地來的人才在香港都面對一些生活壓力，好一些內地來的人才最終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裏，一個由內地人組成的小圈子，不容易融入香港，而香港人排擠內地人才的行動，就是源起於政治鬥爭，「反中反共」的政治鬥爭。

部分香港的傳媒，竟然把台灣多年來經濟發展停頓，就業不足當成好事來提倡，鼓勵台灣人「慢活」的生活情況，實際上，所謂「慢活」就是就業不足，沒有足夠的工作，因此每日工作時間比較少，工作時間短，收入也自然少，部分香港傳媒竟然將這種情況形容為「天堂」。實際上，台灣人真的喜歡少賺很多錢的慢活生活嗎？不是的，台灣民進黨執政20年的高雄市在近日的地方選舉中失敗了，當選人國民黨籍的韓國瑜在競選時高呼的口號就是拚經濟，高雄人窮了許多年，窮夠了，不再滿足於「慢活」而想追求「快活」。

資深評論員、博士